

魯研存渾

陈福康
著



“鲁研”即“鲁迅研究”，同时“研”即“砚”，“渾”即墨汁，“存渾”是作者自己留存的辛苦文字，寓含了作者对自己研究成绩的自谦和自珍之意。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获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鲁研存渎

陈福康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内容提要

本书是作者长期研究鲁迅的学术成果的结晶。书名叫《鲁研存渎》,“鲁研”即为“鲁迅研究”;同时,“研”即是“砚”。“渎”即墨汁,“存渎”是作者自己留存的辛苦文字。这也寓含了作者对自己精心挑选出的鲁迅研究成果的珍视。

全书大体按专论、杂考、商榷、批驳分为四卷,这正体现了作者的治学风格 and 特点。全书很大部分文章是考证辨伪,有些内容虽然不宏大,有些文字虽然较短,但学界同仁关注,读者朋友爱看,觉得是鲁迅研究园囿不可多得的一茎竹篙。虽然鲁迅研究中有人爱写煌煌大论,甚至有的人对考证极为鄙夷,视为雕虫小技,但作者坚持认为理论文章也少了考证,而且惟考证乃真学问,它能解决很多疑惑,说明很多事实。书中有不少文章就属于这类实证考据,博古通今,视野宽阔,纵横驰骋,益人心智。本书另一部分文章是批评风格的,有揭露伪造鲁迅谣言的,有揭露伪造鲁迅题词的,有批评不懂装懂、胡说八道的,有批评不讲道理、肆意攻击的。这些文章实事求是,充分说理,努力捍卫鲁迅研究的纯洁性。作者善于独立思考,绝不盲从跟风,勇于批判对鲁迅的歪曲贬损,也勇于揭露造假,痛快淋漓,令人神旺。

以上两点是本书最大的特点和亮点,这种学风在当今学界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研存渎 / 陈福康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313-12673-3

I. ①鲁… II. ①陈… III. ①鲁迅研究 IV.
①I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3548 号

鲁研存渎

著 者: 陈福康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韩建民

印 制: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327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2673-3 / I

定 价: 3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2.5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68180638

前 言

在鲁迅研究界老前辈的关怀提携下,我很早就参加了中国鲁迅研究会。研究会成立时的第一批成员名单中就有我,那时我还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后来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导师李何林先生正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尽管我后来的博士论文不是写鲁迅)。自成为鲁研界的新兵以来,我也陆续写过一点文章,但惭愧和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出过一本有关鲁迅研究的专书(尽管我已经出过十来部拙著了,每种拙书多多少少都与鲁迅研究有点关系)。最近,一直关心我的鲁研界前辈(也是何林先生的大弟子)陈漱渝先生主编一套鲁迅研究丛书,热情邀请我编选有关文章加入其中。这就逼着我这个又忙(在学校里上课多,研究任务多)、又懒(常常感到超负荷的疲劳)的家伙,翻箱倒柜寻找以前发表过的文章,又是复印,又是修订,辛辛苦苦总算编成了这样一本书。

想了个自以为高雅的书名《鲁研存渾》。鲁研当然就是鲁迅研究,但在古文中,研又通砚;渾就是墨汁,马叙伦先生就有一部书就叫《石屋余渾》。起先,漱渝先生帮我取的书名是《鲁迅史实考辨》。但拙书中固然很多文章属于史实考辨,但也不全是。而且他的这个书名似曾相识,他老先生自己就好像取过类似的书名。又有朋友说,书名要通俗,吸引人,于是又绞尽脑汁想了一些书名,但自己都不满意。还是这个不通俗的《鲁研存渾》吧,我自己蛮喜欢的。

几十年来,我写的与鲁研有关的文章,当然不止这些。但是,漱渝先生主编的这套丛书,每册字数有大致的规定,不能太多;二是拙文也难以

找全,找到的也不是每篇都值得收入。现在,我挑选了这样一些自己觉得还可留存的余渎,大体按照专论、杂考、商榷、批驳几大块,编排了一下。文字基本都没作什么改动(尤其是观点方面),只是将原文中的“今年”“近时”之类改成具体的年月,及修改个别错别字和标点。如果我对原文所述现在有了新的想法或新的材料,就写“附记”附在文后(偶有“附记”写得比原文还长的,就索性添写为正文了)。这也是为了说明问题而不得已也,要请见谅。

检阅一过,发现“闯祸”之文不少,觉得似乎尤其值得“立此存照”,也值得读者关注。例如,因揭露文坛惯骗沈某胆大妄为伪造党中央、毛主席的谣言,曾引起过轩然大浪,至今余波未平;因不赞成倪某无理地批判周恩来之说为“讹”并诬陷别人剽窃,写了一篇打抱不平的小文,竟被告上法庭;等等。最意外的是,因揭露有人伪造鲁迅题词,竟得罪了原先与我关系良好的某老先生,招来其罢申申。而且这些个人物,或是仗着有钱自费出书,因为奉上了阿堵物,有关主“笔政”者便允其在书中胡说八道;或是利用原有的权势、地位、资格、关系出书,甚至是专为发泄而写的书,有的主“笔政”者不懂装懂还撰文给予吹捧。在这些书中,继续对我及其他研究者胡缠、歪曲、攻击甚至谩骂。我因为忙和懒,加上这些胡缠攻击文字大多没有什么学术性,而且我即使再写反驳文章也未必有地方发表,所以只能置之不理。现在乘自己也有出书的机会,就把这些“闯祸”文章也选收了几篇(包括因不赞成南京某公共场所挂出汉奸堂号的招牌而得罪了一些朋友的文章等),有的还补写了“附记”。我想,拙书的书名不通俗,但这些内容还是吸引人的吧。

我平时还喜欢写些小小考据文章,在鲁研领域也是。虽然有的人对此极为鄙夷,但我愿以同样的鄙夷对之。其实理论文章也少不了考证,而且惟考证乃真学问,何况还有更多的朋友爱看此类文章。这次,我也就已找到的(小文章随写随丢,不易寻找)挑了一些收在书中。

总之,如果说本书有些“特点”的话,那就是两点:一是敢于批评,甚至不惧“闯祸”;二是喜欢考证,不理个别人的鄙夷。希望读者喜欢本书,并给予指正。

2012年5月作者于上海

【追记】

本书编好交出已两年,最后出版方却突然提出要删去三分之一。敝帚自珍,不忍自残,于是乎只得索回,只是感到有点对不起陈漱渝先生。今获得交通大学出版社青睐,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又,自甲午年起,福州外语外贸学院任我为特聘教授,无以为报,本书即作为科研成果奉上。

目 录

001 前言

卷一

003 永铭在心的一段人生经历——2005年版《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参与纪事

033 郑振铎的小说与鲁迅的影响

047 《鲁迅全集》几条成语的注释

054 一段鲜活的文学历史——鲁迅与巴金的第一次见面

060 崇敬鲁迅的几位左联作家

069 龙华千载仰高风

074 鲁迅手书夏穗卿一联

082 鲁迅书写《锦钱余笑》

090 风号大树中天立

097 周氏兄弟的译论

105 鲁迅对译学的重大贡献

122 《人之历史》的再认识

133 鲁迅与田中庆太郎

141 圆谷弘的鲁迅访问记

- 145 《鲁迅比较研究》编译者序
- 165 日本新发现鲁迅照片与签名著作
- 171 我上鲁迅研究课的几点体会

卷二

- 177 寿氏三句祖训的出处
- 181 “兄弟怡怡”译裴论
- 185 鲁海偶拾六则
- 194 署鲁迅笔名的周作人文章
- 199 日本鲁迅研究者的几则小考证
- 205 “马郎妇”的用典
- 209 “幽闭”小考
- 213 《太白》三义
- 216 “钉梢诗”拾遗
- 218 “立此存照”的出处
- 220 替人何幸有蒲牢
- 222 第一本近人辑集的唐宋传奇选
- 227 鲁迅与郑振铎的两则故事
- 231 鲁迅的误会
- 234 郑振铎视察上海鲁迅纪念馆
- 237 周作人化名攻击鲁迅之文
- 240 再谈《周作人年谱》的成就与不足
- 244 谈“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
- 249 关于鲁迅用“该着”一词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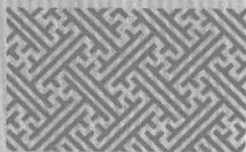
- 255 且莫数典忘祖——谈《杂文报》关于鲁迅的几篇文章
- 260 鲁迅是怎样的人？——也是阅读随感录之一
- 263 鲁迅“误读”了“孔乙己”吗？
- 267 有关鲁迅的几则小商榷
- 272 也说“牠”字的创造者
- 275 谈《阿金》
- 281 也谈鲁迅和周木斋
- 284 对章克标的批评应实事求是
- 286 不要戴有色眼镜看鲁迅
- 291 博士的浅薄
- 294 也谈鲁迅骂梅兰芳及其他
- 297 也谈《琐忆》
- 300 一则故事的出处及其他
- 303 中国人的标准
- 309 不能丧失民族记忆——读《周作人文类编》想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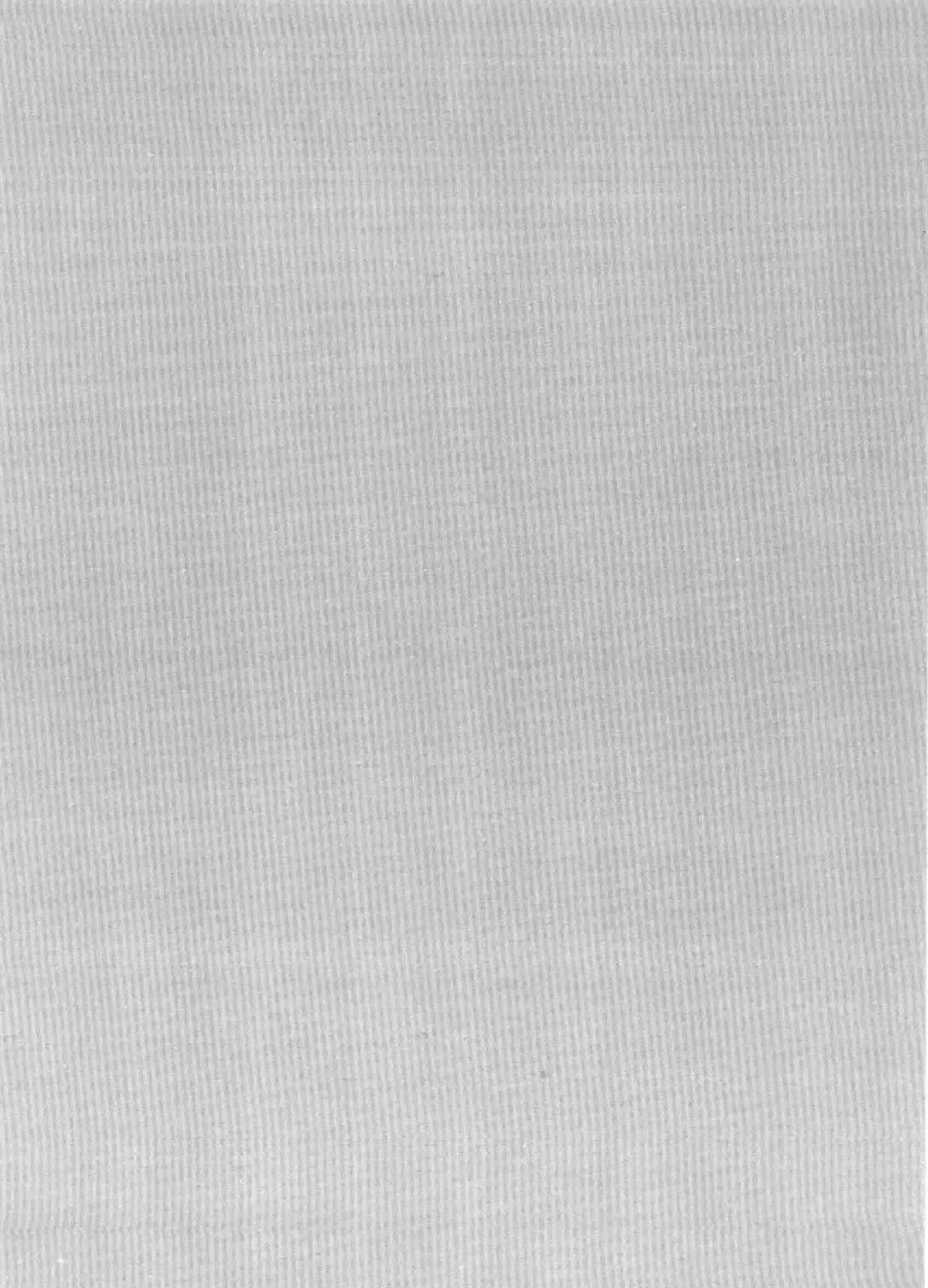
卷四

- 315 有关周作人新“史料”的质疑
- 320 从“月亮骗局”说起
- 322 从“参拜靖国神社”说起
- 325 从“闵尔昌语”说起
- 327 从“做人分内的事”说起
- 330 当心文坛谣言的重新泛起

- 340 造伪饰诈 不容于世
- 351 鲁迅的文品和人品都不如张爱玲?
- 358 “考证鲁、周辈分”议
- 364 《惜花四律》不能从《鲁迅全集》中删去
- 370 如此拙劣的伪造(外一篇)
- 376 我观韩、陈、邵之争
- 383 再为陈漱渝辩说几句

卷一





永铭在心的一段人生经历

——2005年版《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参与纪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早在2005年12月5日,就向参与新版《鲁迅全集》修订工作的同志发出了约稿信,提出《全集》修订的过程中,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看上去只是几个字的修改,一两句话的增删或若干条目的增补,“而在这些修改增补的背后,包含着许多严肃的思考,细致的资料查核和鉴别,也包含着许多经验和感受。我们希望大家都把这些写成文章,作为《全集》修订的副产品,汇集成书,昭示于世,为关心《鲁迅全集》修订的读者和后人留下一份有益的资料,也为完成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留下一份纪念。”并要求在2006年2月底前交稿。我觉得这封约稿信的设想非常好,我也很愿意写一篇文章;但是几度动笔,几度搁置,竟写不下去。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收到这封信时,与我相依为命的老母亲突然因脑出血而昏迷不醒。在我奔走、陪伴、护理了一个多月后,慈母终于永辞不孝子而去。这对我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为此,我一度失去执管写作的兴趣,后来竟一握笔构文就感到头晕,再加上单位本职工作繁忙,就一直拖延下来。望着整整齐齐摆放在书架上的新版《鲁迅全集》,回想起从2001年6月至2005年12月整整四年半我亲身参与其中的《全集》修订出版的历程,不禁心潮澎湃。这四年半时间正是我人生中一段极为重要的历程啊!因此,下决心再次提笔勉力为文,写下自己想说的一些话。

我主要想写写在这一工作中,自己独自提出的一些修订意见,和虽然不只是我一人提出,却是我强烈主张的一些修订意见。这些意见很多已

被认同和吸收了,我在这里要说说自己提出的理由;也有的意见最后未被采纳,那就更得说说我的想法和理由,以供研究者参考,并“立此存照”。

我最初被安排的工作,是负责 1981 年版(以下称旧版)《全集》第五卷《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三书的原文校勘和对原有注释的修订。后来,在工作会议上,我和一些同志提出旧版《全集》未收入的鲁迅答增田涉提问的日文文献应该收入全集,获得大家一致同意,领导便又将这部分文献的重译、重编和重加注释的工作交给了我。我在会议上又提出,旧版《全集》书信卷中致日本友人信的中译文有不少问题,于是,我又被迫加了对这些日文信的译文重作修订的工作。以上两项工作,在编委会的原先的计划中是没有的。另外,我还参加了 2005 年版《鲁迅全集》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卷的讨论审定会议。算下来,包括具体负责的约一卷半在内,我大致参与了新版《鲁迅全集》约三分之二的修订、讨论。这是我深感荣幸的事!虽然自知学浅识薄,人微言轻,但出于对鲁迅和鲁迅著作的热爱和对修订工作的负责,我一直勇于建议,每次开会都积极发言,可能是说得最多的一个。当然,我知道言多必失,也很容易“得罪”人。好在大家基本上都是出于公心,很多师长、同志也宽宏大度,我也就更无所顾忌。在这里,由于篇幅有限,加上记性不好,我只能略举几个例子而已。

—

先谈谈新版《全集》第五卷中所吸收的我作的修订。

(一) 对旧版注释的修订(举例)。

创造社 旧版第 6 页注释说“1920 年至 1921 年间成立”,新版第 6 页改为“1921 年 6 月成立于日本东京”。显然比原注准确得多。这是根据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的考证结果作出的重要修订。

扶桑 旧版 55 页注释仅引《南史·东夷传》,并称“旧时我国常以‘扶

桑’指称日本”。新版 66 页注释添上：“本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木，在太阳所出之处；后转为东方大海中远方国名”，这样明确了这一名词的来源；又写明：“从唐时起，我国诗文中常以‘扶桑’指称日本。”这就比原有注释准确得多，并纠正了王元化《扶桑略考》中认为迟至清末我国才以“扶桑”指称日本的误说。

庚款 旧版 65 页注释写：“规定付给各国‘偿款’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新版 71 页在此后添上了“本息总额为九亿八千万两”。加上这一笔，也就把当年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灾难的严重性和残暴性更强烈、明确地写了出来。

礼拜五派 旧版 107 页注释写：“是当时进步文艺界对一些更为低级庸俗的作家、作品的讽刺说法。”新版 113 页补充写上：“1933 年 3 月 9 日，鲁迅、茅盾、郁达夫、洪深等人聚会，茅盾提到‘一批所谓文人，有礼拜六派的无耻，文章却还没有礼拜六派的好，无以名其派，暂名为礼拜五’，大家大笑一致通过。（见 1933 年 3 月 11 日《艺术新闻》周刊）。”这就更明确了这一“文坛掌故”的由来。而且，鲁迅的文章发表于这年 4 月，可知他是及时地用了这一新的“文坛掌故”。

曲辫子 旧版 207 页注释仅云：“即乡愚。”新版 217 页则改为：“汪仲贤《上海俗语图说》：‘上海人目初到上海者为“曲辫子”。’骂人话，意为猪，因猪尾巴短如辫，常卷曲。”这就比原注易懂了。

《钦定图书集成》 旧版 268 页注释写“清康熙、雍正时命陈梦雷、蒋廷锡等先后编纂，于雍正三年（1725）完成。”新版 285 页将这句话改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陈梦雷编成，初名《图书汇编》。雍正初年，复命蒋廷锡略加编校，抹去陈梦雷之名，加上‘钦定’二字，于雍正三年（1725）完成。”显然比原注准确得多，表明主要编纂者是陈梦雷，且他并不是受康熙之“命”编的，而雍正的“钦定”不过是巧取豪夺而已。

哥伦布 旧版 347 页注释：“美洲大陆的发现者。”新版 365 页注释在上句话前加上“被称为”三字。显然更为准确。（因有不少学者如朱谦之

等,还主张美洲大陆是中国人发现的呢。)

徐福 旧版 567 页注释:“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听信徐福的话,派他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数年不得。大概从汉代起,有徐福航海到日本即留日未返的传说。”但《秦始皇本纪》中并没说徐福“留日未返”。新版 596 页注释添了一句:“《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又载,徐福渡海,‘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这样就比原注更好。

(二) 旧版没有而新加的注释(举例)。

童子军 《逃的辩护》一文中提到“童子军”,现在的读者未必了解是何种组织。新版 13 页作了较详尽的注释,不仅说明其来历,而且特别指明“中国童子军”总部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对理解鲁迅这篇文章有用。

新大陆 《战略关系》一文中提到“新大陆”、“旧大陆”,一般读者也未必懂。这原是欧洲人的说法,新版 35 页加了注。

香港总督 《颂萧》一文中出现“香港总督”,这本来也可以不必加注。新版 41 页加注:“旧时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的总代表”,并特地点明“由英王任命”,为的是与下面原有的“工部局”一条注释相呼应,以便更深刻地体现《颂萧》一文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批判。

《清史》 《文章与题目》一文中出现《清史》,旧版未加注,读者未必知道是哪一部书。新版 130 页加注:“民国成立后,于 1914 年开始编纂《清史》,由赵尔巽主编,至 1927 年大体完成。编纂者多为前清旧人,在论述中常与民国立场不合,编纂体例及某些史实记载也时有不妥,当时只少量印本。因未正式定稿,改称《清史稿》。”

文稿吞进肚子去 《智识过剩》一文中写到德国法西斯“叫作家把自己的文稿吞进肚子去”,旧版未加注释。新版 238 页加注:“宋庆龄在 1933 年 5 月 13 日发表的《抗议希特勒暴行》中提到:‘小说家汉斯·鲍尔被迫吞下他自己的原稿。’”鲁迅此文写于同年 7 月 12 日,加上这条注释是很有必要的。

《物种由来》的两种日译 《为翻译辩护》一文提到：“达尔文的《物种由来》，日本有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好的。中国只有一种马君武博士的翻译，而他所根据的却是日本的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日本的翻译是哪两种？旧版未能注出，甚至连1981年后日本学者集体翻译并添改注释的日译本《鲁迅全集》也未能注出来。新版276页根据笔者的研究查考，加了如下注释：“先出的一种为明治三十八年（1905）八月东京开成馆出版，开成馆翻译，丘浅次郎校订；后出的一种为大正三年（1914）四月东京新潮社出版，大杉荣翻译。”显然，这条注很有必要，不仅能表明鲁迅对达尔文著作日译本的熟悉程度，而且还提供了进化论在日本、中国流传的重要史料。

料治朝鸣 《奇怪（三）》一文写到“《战争版画集》里的料治朝鸣的木刻”，旧版对此未能作注，新版608页加注：“日本版画家，1932年4月创办《版艺术》杂志。鲁迅曾订购收藏。《战争版画集》为《版艺术》杂志的特集，1933年7月出版。”这是笔者根据自己翻译过的日本鲁迅研究者写的文章中的资料撰写的。不足之处是尚未注出料治的生卒年，如果有时间的话是可以请日本有关学者去查一查的。

脏躁症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一文中鲁迅讽刺施蛰存说：“倘不预先知道性别，是会令人疑心生了脏躁症的。”旧版对此未加注，一般读者未必知道“脏躁症”是什么病，与“性别”又有什么关系。新版613页加注：“中医妇科病术语。《金匱要略》：‘妇人脏躁，悲伤欲哭，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

此外，我还对一些成语典故、谚语如：“蝼蚁尚知贪生”、“书厨”、“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人怕出名猪怕壮”等新加了注，这里就不一一再说了。

（三）对旧版原文、标点所作的校勘（举例）。

新版《全集》第五卷所收文章的原稿及校样留存至今的极少，只有寥寥几篇。因此，校勘工作主要依据的是在报刊上最初发表的文本、初收集